

一曲错位的母爱悲歌

——浅析池莉《你是一条河》中的母亲形象

任玉凤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母亲”历来是慈爱与贤惠、温柔与苦难的代名词,母爱与伟大、无私紧密关联。池莉的《你是一条河》描绘了一位让人可敬又可憎的孤母形象,使其与她的子女一起奏响了一曲错位的母爱悲歌。

[关键词]《你是一条河》;辣辣;母爱;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6-0078-02

20世纪,在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人”开始成为作家关注的焦点,作家着力于描摹和挖掘人性的复杂性。1918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出“人的文学”观点,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自此,中国文坛上开始涌现出一大批关注人生及现实生活问题的作家,同时,在妇女解放大潮的推动下,扮演女性角色之一的母亲——这一特殊群体的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也在诸多写作者笔下得到了尽情展现。在各类文章中,母亲这个角色被反复提起,并以不同的形象呈现于读者面前。“五四”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集中歌唱母女亲情,使得这一没有男性介入的女性自然亲情第一次以正面价值形态浮出历史地表。^①也正由于此,母爱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表现母体,出现了从现代鲁迅的《祝福》,冰心的《繁星》、《春水》,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巴金的《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丁玲的《母亲》,张爱玲的《金锁记》,到当代冯德英的《苦菜花》、池莉的《你是一条河》、莫言的《丰乳肥臀》、毕淑敏的《血玲珑》、张洁的《无字》、铁凝的《玫瑰门》、徐坤的《亲亲宝贝》、翟永明的《母亲》等一大批书写母爱的伟大诗篇。在100多年的文学长廊里,母爱主题已然化蛹为蝶、破茧而出,展现出五彩斑斓的迷人魅力。

然而不是每一位、每个时期的母亲都如太阳般温暖着家中每个人的身心。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潮流中,当突如其来的重击来临时,母爱不再纯洁伟大,有时甚至还会变异扭曲,尤其是一个很普遍、很特殊的群体——孤母。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男子可以妻妾成群,好女却不得嫁二夫,所谓“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②由此,“孤母抚孤”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历史上便是如此,远至孟母,近至欧阳修之母。进入现代,这一社会现象依旧普遍存在,而将这一社会现象真正纳入文学创作视野,开始引起写作者注意当为“五四”启蒙时期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不管

是现代的鲁迅、丁玲、老舍、巴金,还是当代的铁凝、池莉、虹影、莫言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这一文学主题。

在失去丈夫即失去整个家庭支柱的情况下,孤母的处境是很尴尬也很艰难的。她们要么通过自身努力争取自我在社会上的一席之地,如丁玲《母亲》中的曼贞突破封建礼教的禁锢,带着一双儿女,到学校读书,从一个对生活毫无希望、旧式的、遵从三从四德的少奶奶,成为一个坚强自信、热情豁达、自食其力、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要么就是以顽强的毅力,挑起生活的担子,将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将幼子抚养成人,一如本文要谈及的池莉《你是一条河》中的辣辣。

“新写实派”作家池莉的《你是一条河》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64年的一场火灾让30岁的辣辣变成了一位家有八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在变故之后,辣辣也曾选择放弃,也曾对生活绝望,但为了八个孩子,她最终选择了面对一切,从痛苦中走出来,勇敢地承担起抚养八个孩子的责任。她的八个孩子,“最大的儿子得屋十三岁,最小的是一对双胞胎,男孩福子和女孩贵子,刚满两周岁。而她肚子里还怀着四个半月的身孕”。这期间她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时期变革,8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为了生存,她曾剥莲子、搓麻绳、拣猪毛;为了生存,她也曾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她就是这样一位母亲,硬是凭着自己一个人将八个孩子抚养长大。也正是由于这种负担之重、任务之坚,让她的角色里少了份母性的光辉,仅有呈现的母爱也在繁琐的生活重压下失去了应有的光芒。

得屋是家中的长子,但辣辣并不看好他,觉得他没有男子气,相反更喜欢艳春和冬儿。由于房子窄小,大、小男孩子都挤在一起。孩子步入青春期,对异性的好奇与神秘当为在理,父母当给以孩子正确的引导。没有了父亲,这一切自然都得由辣辣一人来承担。而作为辣辣,如何生存下去是她惟一的目标,自然也就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精

力花在这上面，这也就让读者面对得屋对艳春和冬儿的骚扰多了几分理解和同情。假如作母亲的辣辣能正确引导孩子，也许就不会出现后来的诸多故事。她没有这样做也没有想法让孩子们分开睡，相反把得屋吊在梁上毒打一顿，但这种做法只能适得其反，它使得屋更加沉默甚至离家出走。后来得屋回来了，可变得又疯又傻，在傻中只记得对这个家尤其是母亲辣辣的恨。文章的最后，辣辣临死前，给得屋服了大量的安眠剂，得屋的一生就此划上句号。得屋死了，他的死让读者陷入了沉思。一方面，辣辣是为儿子好，不想儿子在自己死后无人照顾而活活受罪，对于一位做母亲的这也合情合理。

艳春的身上无疑有辣辣的继承，在辣辣生下四清后，她开始承担家庭重担并将一切做得井井有条，充分显示了她的能干与精明。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读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自比是其中的冬妮娅，凭着一腔幻想和狂热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救下了走资家罗山奎。当时她曾说过，“就是书害了我，我讨厌书”，可谁曾想正是书给她带来了好运。五年后罗山奎重新登台，使艳春“意外的攀了高枝”，入党提干并做了罗山奎儿媳，后来还当了县妇联委员会副主任。这其中免不了有母亲辣辣的偏爱，当轰轰烈烈地开展上山下乡运动之时，辣辣念及艳春已到了出嫁的年龄，将她留在了城里。假若当时下乡的是她而不是冬儿，命运也许就不是这般了，她应该算是八个孩子中前途最好的一个。

冬儿是一个很早就懂事的孩子，她目睹了父亲的惨死过程，祈望母亲能够拥抱她，抚平她心中的恐惧，也渴望母女俩能互相帮助。冬儿不但没有可以躲的怀抱，而且她的早熟又成了辣辣讨厌她的理由，自此母女俩的隔阂越来越深。我们想象不出当冬儿看见让辣辣吐了一口绿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是怎样的表情，但可以想象它已经深深地伤害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当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来临的时候，冬儿想假如母亲把她留下的话她就跟母亲好好过，可母亲的一句话让冬儿的心彻底凉了，她依然得不到母亲的重视，于是她走了，带着对那个家尤其是她母亲的恨永远地离开。直到她也为人母时才开始理解母亲，但已为时太晚，母亲早已不在人世。

社员最会讨母亲欢心也最得辣辣溺爱，为了帮助母亲他不惜去偷窃，最后却因偷窃被枪决。在这里溺爱也是母爱的变异，不能不说，有时候溺爱是一剂毒药。咬金告诉母亲他将领到18块钱的工资，母亲拥抱了他，18年来仅有的一次，这个拥抱让咬金一辈子都对母亲无怨无悔。日后的好多时候，咬金都还会想起18岁的那个晚上。作为双胞胎之一的福子的因肚子疼而死全是因为辣辣的错

误坚持。冬儿坚持送福子进医院让辣辣几经呵斥，福子临死抓住冬儿的手叫了一声“姐”，而在他们家从来都是直呼其名，不分长幼的。福子的一声“姐”从侧面反映出了辣辣做母亲的失败和孩子心中对母亲形象的向往。自辣辣导致福子的死后，孩子们对她的恨又多了一层，尤其是贵子。由于缺乏照顾导致贵子后天弱智，莫名其妙地在16岁就怀孕，只得匆匆嫁给一个30多岁的瞎子。她自己本来就是私生子，现在又怀了别人的私生子，她的一生由此注定。八个不同的孩子，八个不同的人生，他们的一生就此定格。

台湾的张秀雅在《曼陀罗》中说：“母亲的爱，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种情感，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最真挚、纯洁、无己、忘我的爱。”而沉重的现实让辣辣忘却了孩子们对爱的渴望，如何生存成了她惟一的目标。在繁重的生活重压下，辣辣的母爱不再伟大，不再让子女们理解并赏识。她不再是温柔慈爱、博大宽厚的代名词，不再是太阳、是春雨。为了生活，为了孩子们不忍饥挨饿，她在生活中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传统的、大众意识中的母爱，自然也就没有了孩子们对她的理解和尊重。这里天使般的母爱被全盘解构。有文章说，她不是一位完美的母亲，她使母性的神圣从天国降到人间。辣辣确实不是一位完美的母亲，她不再是冰心笔下的温暖怀抱，也不是茅盾心中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更不是艾青的大堰河保姆。可辣辣也是伟大的，是无私的，同样也是值得尊敬的。只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她的慈爱与温柔只能变相地成了乖戾与凶狠。

池莉在《你是一条河》中不仅道尽了孤母的养抚子女的艰难，也给我们对特殊家庭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上了沉重的一课。在鲁迅的《论寡妇主义》中，寡母的爱成为一种无法承受，无法逃离的沉重负担。在辣辣身上我们已经很明晰地看到这一点。不能否认辣辣为孩子们付出的一切，不能否认她不是一位好母亲。但到头来，她的爱也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她的牺牲带来更多的只能是我们的惋惜和孩子们的误解。辣辣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这位特殊母亲对子女成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一位不囿于现实的母亲所做的挣扎，虽然她所做的挣扎带来的只有孩子们的误解和恨。作者以一种特别的手法向我们介绍了一位特别的母亲、特别的女性。从同性的角度写同性，让我们对母亲的定位深深思考；从母性的角度写孩子，让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感同身受。母亲之于女性，妇女之于儿童，都应置于一个和谐生态的角度，在两边砝码持平的天平上共同成长、一起进步。

[注 释]

①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

②参见《仪礼·丧服·十三经注》卷30，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

1106页。

③肖光鸿：《诱惑与冲突：关于艺术与女性的札记》，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